

第九连

抗战爆发，外敌入侵，内讧又起。为给含冤而死的师长平反昭雪，一群年轻的中国士兵踏上寻找真相、再塑信仰的热血之旅！

另类版《集结号》

新锐军旅作家、热播电视剧《杀手锏》作者重磅新作！

王国威 著



第九连

王国威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九连 / 王国威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5.8

ISBN 978-7-5057-3545-3

I. ①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225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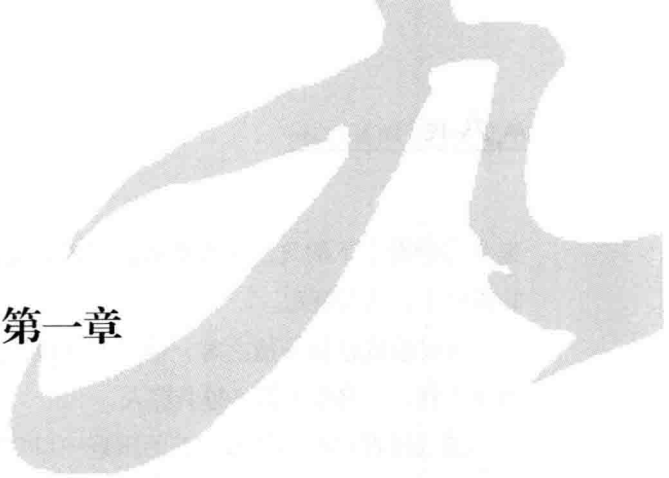
书名	第九连
著者	王国威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 14.5 印张 221 千字
版次	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545-3
定价	3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| 前 言 |

《第九连》是我的第六部小说，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出版，作为作者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这部作品是向这个伟大日子的献礼，同时也是向当年那些浴血沙场、奋勇杀敌的老兵们的遥远的致敬。

这是一部中国版的《奥德赛》，它要讲述的是一群年轻的中国士兵证明身份、寻求信仰的故事。我的愿望是，你从这部小说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及血腥的厮杀，而是更为令人震撼和动容的年轻士兵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他们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流血牺牲，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挽手前行、彼此搀扶；他们蒙受不白之冤，遭遇不公平待遇，但他们却一刻也不曾抱怨，轻言放弃。因为他们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，那是为了祖国，为梦里的家园，为了父母兄妹不再饱受战火之苦。于是，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忍，选择了枪林弹雨，选择了血与火交融的战场。

他们的目标就是：有那么一天，将侵略者赶走，让人们知道，为了国家，他们流过血，付出过。然后，不管路途有多远，都要一步步返回故乡，给家里年迈的、无数回梦里盼儿归来的老娘磕个响头……



第一章

起初，越威一直没弄明白，那天晚上师长为什么会突然下达撤退的命令。

那晚，九连奉命偷袭日军的一个炮阵地，一开始，战斗打得极顺利，可眼瞅着要将敌全歼之际，传令兵却突然打河滩上跑了过来。

传令兵给越威带来了师长田炳业的手谕：火速赶往毛坪坝。

这个命令来得突然且又莫名其妙，弄得所有人都一头雾水，可军令如山，越威不敢怠慢，带着九连的兄弟们迅速与敌脱离，撤出阵地，奔赴毛坪坝。

半个小时后，毛坪坝到了，可结果搜遍全村，也没找见师长的影子。

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一营的宋迎喜连长带着几个兵丢盔卸甲地赶了过来。

宋迎喜告诉越威，他们营也接到了师长的撤退命令，可行至半路却被日军给堵了，敌我一通激战，结果一个营几乎被打惨，打到后来，营长也找不着了，实在没辙了，大家只得分散突围，宋迎喜带着几个兵涉过一条河，鞋子都跑掉了，才捡了一条活命。

越威问宋迎喜：“师长呢？”

宋迎喜有些意外，说：“呀，你还不知道？凤凰山阻击战一打响，师长就亲自带着三营的兄弟冲上去了啊！”

越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宋迎喜等人皆一脸茫然地摇头。

片刻的愣怔之后，越威给九连的兄弟下达了命令：“回凤凰山。”

天空又飘起了冷雨，且越下越大。

凤凰山阵地。

田炳业带着三营的兄弟正和日军肉搏，双方混战一处，都打成一锅粥了。越威带着九连赶到的时候，田炳业已身负重伤，命悬一线。越威将手里的那把

鬼头刀抡得上下翻飞，杀入敌丛，不容分说，扛起地上的田炳业，在九连兄弟的掩护下，转身就跑。

面对越威这群不速之客，日军方面也迅速作出调整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继续围攻三营，一路全力追击越威等人。

越威带着兄弟们沿着空旷的田野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，可回头一看，身后不远处日本兵嗷嗷叫着几乎脚前脚后要追上来了，不得已，越威一挥手，一队人转身钻进一片树林。然而刚冲出树林，意外出现了，嗖的一声，一颗流弹打中了越威的左腿，越威受疼，脚下突地一软，一头栽倒，连同背上的田炳业顺着山坡就滚了下去。

三天后。

越威从昏迷中慢慢醒来，可醒来后得知的第一件事竟是：田炳业被送上了军事法庭，罪名是违抗战场命令，临阵脱逃。

越威如遭雷击，半天没缓过神，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啊？师长明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带领兄弟们冲锋陷阵，怎么到头来却成临阵脱逃了？”

床边的大贵、黑娃两个人也是一脸的苦相。

越威问两个人：“师长现在哪儿？”

大贵、黑娃两人皆摇头。

越威又问：“那部队呢？”

大贵说：“部队撤编了。”

越威的脑袋当时就嗡的一下，说：“他妈的，那可是几千人的部队啊，就这么说没就没了？”

房间里死一般的安静，没人回答他。越威冲大贵招了招手，大贵将脑袋伸了过来。

越威压着声音交代大贵：“设法打探到师长的下落。”

大贵听罢，一脸的为难，说：“连长，这两天风声很紧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监视啊！”

越威不耐烦了，说：“少废话，跟师长比，咱几个的命连个蛋都不是，就算搭上这条命，也得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还师长一个清白，还兄弟们一个

清白，那么多的兄弟不能白死。他们不能明明是战死在沙场上了，到头来却背上了临阵脱逃的骂名，这他妈的不公平，对师长不公平，对那些死去的兄弟不公平，也是咱们这些活着的人的耻辱。”

黄昏时分，大贵小心翼翼地摸了进来，他背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。

大贵跟越威介绍说：“连长，这是老张，是个厨子，这段时间专门负责给师长送饭。”

老张跟越威说：“越连长，田师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田师长是条汉子，是个有血性的军爷，我敬佩他，可现在竟落得如此下场，恐怕这里边另有隐情啊！”

越威说：“老张，我替师长谢谢你，不过现在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”

老张说：“尽管吩咐！”

越威俯在老张耳边低声交代了一番。

老张连连点头。

又一个黄昏。

一身便装打扮的越威拎着饭盒叩响了一个小院的大门。铁门打开，扛着长枪的卫兵警惕地打量越威，有些意外，说：“怎么换人了，老张呢？”

越威说：“老张是我师傅，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替他来送饭。”

那兵便不再盘问，领着越威走了进去。房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里边的光线不好，越威怔了好一会儿，才看见墙角乱草堆里躺着的田炳业。

身负重伤的田炳业衣服破烂，蓬头垢面，跟昔日那个威风凛凛的国军少将简直判若两人。等发现眼前站着的竟是越威，田炳业脸上立时泛起惊讶之色，低语道：“这个时候你小子怎么还敢来？赶紧走，不要受了我的连累！”

看着眼前的田炳业，越威心里蓦地一酸，说：“师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
田炳业喉结一动，刚要说话，外边却传来卫兵的催促声：“磨叽什么呢，赶紧的！”

越威马上哦哦地答应着，连忙收拾饭盒，起身的瞬间，压着声音跟田炳业说：“师长，一定要挺住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救你出去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越威又获得一个意外的消息：田炳业的事闹得很大，上峰要将其枪毙，杀一儆百。

越威听罢，心里更是一紧。

夜深了，越威蹑手蹑脚地下床，推开窗，纵身跳了出去，箭一般蹿进了竹林。随着几声布谷鸟的叫声，大贵、黑娃从草丛里悄悄地钻了出来。

越威压着声音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

黑娃说：“都已到位。”

“走。”

借着夜色，三个人朝着关押田炳业的那个院子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，到了围墙根儿，三人箭步前冲，飞身上墙。

夜色迷暗，东南角，两个兵在昏黄的灯影里来回游动。大贵和黑娃负责解决那两个兵，越威却沿着墙根儿朝西北方向摸了过去。转眼到了关押田炳业的那幢小楼前，越威绕到一棵大树下，抱了树干，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，伸手搭了小楼的栏杆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到了走廊上，可刚要起身，回廊一头的的一个哨兵却抱着枪走了过来，越来越近，那兵发现了越威，刚要喊，却被越威一个斜扑摁倒在地，那兵还想反抗，结果被越威一个近身击肘干晕了过去。另一个兵感觉不大对劲，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可双方刚一照面，越威一记勾拳就打了过去，那兵猝不及防，被打得眼冒金星，等终于缓过神，脑袋已被手枪给顶了。

越威压着声音说：“把门打开。”

那兵吓得浑身筛糠，不敢再说话，只得从命。

门被推开的瞬间，越威一枪柄将那兵捣昏在地。

眼前的这一幕突如其来，惊得乱草堆里的田炳业目瞪口呆。情势危急，越威冲进来，并不多言，背起田炳业冲出牢房，然而，刚一下楼，身后却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。

夜深人静，枪声听起来格外刺耳。

不一会儿，整个院子就沸腾了。

在黑娃的协助下，越威将田炳业拽上墙头。院墙外边，负责接应的二排

长陈大勇带着九连的其他兄弟早已等候多时，可大家刚一会合，后边的追兵就到了。

有人喊：“别跑，别跑，再他妈的跑可开枪了啊！”伴着噼里啪啦拉枪栓的声音，密如爆豆的子弹嗖嗖飞来。

越威三个人不管不顾，跳下墙头，背着田炳业趟过一条小河，沿着一条田埂，一路狂奔。后边的追兵穷追不舍，边追边打枪。正跑着，嗖的一声，一颗流弹击中了田炳业的后心。

越威感觉到了异常，却不敢停下脚步，边跑边喊：“师长，师长，再顶顶，你可千万别睡着啊！”

再跑，前边闪出一条大河，河上有座吊桥。

陈大勇说：“连长，你带师长先走，我来殿后。”

情势紧迫，顾不上再啰嗦，越威背着田炳业冲上吊桥。

陈大勇拎刀堵住桥头，与追兵厮杀。混战中，陈大勇瞅准间隙抡起大刀砍向吊桥的绳索，桥身立时一颤，正往桥上冲的追兵吓得纷纷后退，没等对方缓过神，陈大勇的第二刀又砍了下去，轰隆一声，绳索断了，桥身塌了一截。借此机会，陈大勇返身就跑，可跑出两步，身后乱枪响起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，陈大勇一个趔趄，站立不稳，一头从桥上栽了下去。

越威惊得回头大叫：“大勇。”

陈大勇的声音在河上回荡：“连长，保护好师长，来生再见。”

桥下，河水波涛汹涌，深不见底，陈大勇的身体在翻滚的河水里渺小得像一片飘零的树叶，被急流裹挟着，瞬间没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河对岸乱枪齐射，密集的子弹铺天盖地打来，迫不得已，越威他们只得忍痛转身，背着田炳业冲下吊桥，钻进了一片蒿草丛中。越往里走，光线越暗，四周的景物模糊不清。最后实在累得走不动了，才在一片洼地里驻足休息。

田炳业因为失血过多，人已经不行了，脸色蜡黄，气若游丝。

越威心急如焚，说：“师长，你怎么样？”

田炳业嘴角蠕动，说：“我怕是不行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越威的声音都变了，说：“师长，来，我背你走，我给你找郎

中去。”

田炳业无力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别费这个劲了，战死疆场本是军人的宿命，老子纵横沙场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当过孬种，可怎么也没想到弄到最后没死在小鬼子的刀下，却死在自己人手里，还落了个临阵脱逃的罪名，越威，我这不甘心呐！”

那一刻，越威眼瞅着田炳业呼吸一点点变弱，他却无能为力，难过得心如刀绞。

田炳业喘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越威，死之前，我有件事要托付你。”说着，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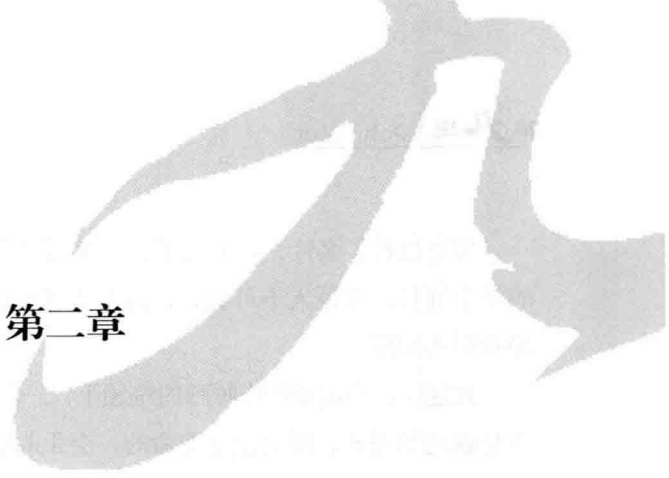
越威接过，发现是一面很小但做工很精致的铜牌，上边雕着图案，只是那铜牌只剩下半个。

越威有些不解。

田炳业跟越威交代说：“你拿着这东西去沂水城一个叫‘春秋书屋’的书店，找一个姓孙的老板……记住，这次凤凰山阻击战，我们中了……”说着，田炳业开始剧烈地咳嗽，跟着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，最后终于坚持不住，头一歪，没了气息。

兄弟们围着田炳业失声痛哭，哭了一阵，越威知道此地不宜久留，于是强忍悲痛，带着兄弟们把田炳业抬到一个山坡处，刨了个坑，将田炳业埋了进去，好赖算是给他弄了个安息之所。忙完了，越威在坟前双膝跪倒。

越威说：“师长，没办法，眼下只能让您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待着了。您放心吧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整件事查个水落石出，给您正名，给所有那些战死沙场的兄弟正名，到那时，我一定挑个风水好的地方，风风光光地把您迁过去，让您在那边舒舒展展地过上好日子。”说完，给田炳业嘭嘭嘭连磕了几个响头，然后起身，带着兄弟们钻进了荒草丛中。



第二章

一大早，天空又飘起了蒙蒙细雨。

晌午时分，越威正俯身看地图，庙门被推开，大贵带着楼耙山村的村长吴贤达走了进来。

这已是越威他们离开凤凰山后的第三天了。那晚，越威带着九连的兄弟在大山里摸了一夜，后来，上了大路，往北走，可没走出多远，遇上一队被日军追赶的溃兵，那些溃兵看来是被日本人吓破胆了，只是各顾各地逃命，漫山遍野放羊似的，跑得到处都是，而追赶他们的那些日本兵，人数上却少得可怜。看到这情景，气得越威堵住其中一股溃兵，跺脚大骂。

越威说：“妈的，你们里边谁是领头的？有没有军官？给我站出来。”

一个大高个的军官垂头丧气地站了出来，说：“有。”

越威问：“职务？”

军官说：“营长。”

越威说：“你这个营长当得太窝囊废了，你们这么多人被这么几个小鬼子撵得满山跑，丢不丢人？”

那营长听了越威这话不服，说：“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根本不了解日本人，小鬼子太厉害了，等你真正跟他们交了手，就不这么说了。”

越威说：“我跟小鬼子从上海就开始交手，一直打到凤凰山。小鬼子也是人，也是爹生娘养，也是血肉之躯，没你说的那么邪乎。我现在命令你赶紧组织部队给我往回打！”

那营长被越威那将军似的口吻弄得很不舒服，于是顶撞道：“你凭什么命令我？”

越威从口袋里掏出田炳业的名片，说：“就凭这个，够吗？”

那营长看了名片，没脾气了，没想到眼前这人看上去年纪轻轻的，却他娘的是个师长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于是，马上给越威敬礼，表示绝对服从指挥。

就这样，在越威咋咋呼呼的统领下，一队人向追上来的日本兵发起了逆袭，真是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不要命的，交手的结果是，那队日本兵除了两个漏网之外，其余的悉数被歼。

这下把那个营长给震住了，从山东跟日本人交手开始，这一路光逃命了，受尽了日本人的窝囊气，这回总算解了恨，他跟越威介绍自己说：“我叫周兴汉，几个月前随大部队开到山东作战。前段时间，统率部还说要跟日军在徐州大干一场的，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几十万大军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不打了，突然下令说撤退，结果从徐州开始，这一路上被小鬼子追着屁股打，败得溃不成军，弄到最后，官找不着兵，兵找不着官，这他娘的是中国军人的耻辱啊！”

完了，周兴汉又问越威：“长官，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？”

越威说：“去沂水。”

周兴汉大惊，说：“呀！沂水已成沦陷区了，去那儿干啥？长官，恕卑职直言，国军几十万的部队都顶不住日本人的炮火，现在就凭你这点兵力，上去了，简直是以卵击石，不如赶紧带着兄弟们往回撤吧。我已接到通知，再往南边走不远，就有我们军的收容站。”

越威不听周兴汉的建议，周兴汉后来也解释烦了，他感觉越威这个年轻的国军师长打仗的确没说的，是把好手，可这性格却有缺陷，属驴的，太犟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被日本人撵得恨不能多生出两条腿玩命往南跑，可这个姓田的倒好，非愣青头似的往北走，到时有你狗日的苦头吃，可想到越威是个师长，他这个小营长毕竟人微言轻，说多也没用，算了，干脆随他的便吧，于是，双方挥手告别。

傍晚时分，越威他们到达一个小村子，名耒耜山村，实在不能再往北走了，再走就是沂水城，而此时的沂水城已云集了日军三个连队，简直是个狼窝。加之兄弟们这一路折腾，早已人困马乏，越威便命大家就地休息，可没惊动村里的人，而是悄默无声地住进了村东头一座寺庙里，埋锅造饭。

吃过饭，越威让大贵把楼耙山村的村长吴贤达给找了过来。

简单的寒暄之后，越威便把自己的想法讲了。

越威说：“老吴，我想派你进趟城，一是帮我打探些消息，二看能不能通过熟人给我弄张进城的良民证。”

吴贤达人很仗义，一口答应了，所以，次日一大早，便去了沂水城。在城里转悠了一个上午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

吴贤达说：“越连长，你要找的那家书店，我帮你打听到了，这是我画的草图，这书店的位置的确有点偏，不好找。”

越威谢了吴贤达，又跟大贵交代几句，便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寺庙，去了沂水城。到了城里，按图索骥，七拐八绕，找了半天，最后到了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，一抬头，总算看到了那个“春秋书屋”的牌子。然而，他刚要上桥的当儿，一阵凄厉的警报声突然传来，定眼再瞧，打左侧，一辆绿色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驶来，径直冲向了那家“春秋书屋”，到了门口，车未停稳，一队荷枪实弹的日伪兵便纷纷跳下，嗷嗷叫唤着冲进了楼里。

这一幕突如其来，越威不由一怔，旋即将身一侧，贴在一堵砖墙后边。不多时，那队日伪兵就押着一些人从楼里走了出来。越威仔细地辨认了一阵，发现被抓的人当中有男有女，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有没有团长说的那个姓孙的老板，即便有，又是哪个呢？

越威一时陷入了困惑之中，他有心冲上去救几个人，可马上又打消了这种念头，那队日伪兵一个个全副武装，他这么赤手空拳地上去，弄不好救人不成，连自己也得搭进去，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先回去，从长计议。可哪曾想，他刚一转身，就被一个日本兵看见了，那日本兵立时冲着他大喊，意思是要他站住接受检查。越威却头也不回，步速加快，转身拐进了一条胡同。后边的日本兵冲着他就是一阵乱枪，追了一阵，没追上，就开车离开了。

越威一口气跑过几条街道，直到发现后边没人追了，才在一个餐馆前停了下来。

餐馆里飘出阵阵饭菜的香味，越威这才猛然想起，他到现在中午饭还没吃呢，于是要了一碗牛肉面，可刚吃了几口，却忽听窗外传来阵阵吵闹声。

越威闻声抬头，看见街上两个扛枪的兵拉着一头驴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伪军，另一个是日本兵。两个人刚走到餐馆门口，一个年轻人却打后边追了上来，一把拽住驴尾巴，又喊又叫，死活不让对方把驴牵走。

伪军说：“你撒手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我不撒。”

伪军说：“你撒不撒？再不撒，老子一刺刀捅死你，你信不信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两个人一直争执，一侧的那个小鬼子有些烦了，照着那年轻人的屁股一枪托就捣了过去。

年轻人受痛，顿时血往上涌，一下毛了，扑上去跟小鬼子扭打在一起，结果没几个回合，年轻人被小鬼子一把抓了腰带，平着就给扔了出去。

年轻人挣扎着刚要起身，小鬼子用袖口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端着刺刀照着年轻人的肚子径直就捅了过去。

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一枪要是捅中，年轻人必死无疑。电光石火，救人心切的越威顺手操起一条凳子，箭步冲出餐馆的瞬间，照着那日本兵挂着风就抡了过去，力道太狠，在砸中那日本兵后背的刹那，条凳当场断为两截。

那日本兵疼得一哆嗦，身子一晃，刺刀捅偏了。地上的年轻人躲过一劫。

那日本兵气得脸色铁青，扭头看了一眼越威，并不多话，一个摆拳就打了过来，越威避其锋芒，顺势后退，日本兵还想再攻，越威却突地使出一个后摆腿，那日本兵猝不及防，被踹中小腹，伴着惨叫，飞出三米多远。

日本兵趴在地上好一阵挣扎，想起身，却没成功，最后嘴巴一张，哇地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。

这下可把那个伪军吓着了，扯着嗓子大叫：“呀，了不得了，小林君被人弄死了，快来人啊，抓凶手啊。”

话音未落，刺耳的哨声响起，一队端着长枪的日伪兵打街道拐角处潮水般扑了过来。

街道上顿时枪声大作。

趁乱之际，越威拉了那年轻人，转身就跑。

年轻人被拽着跑了一阵，终于缓过神，大叫：“呀，我的驴！”

越威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舍命不舍财，快跑。”

两个人一连翻过七八个墙头，钻进一条胡同，沿着窄窄的小巷，玩命地往郊外跑，也不知道一口气跑出了多少里路，前边是一片起伏绵延的丘陵地，坡上是遮天蔽日的密林，二人步速不减，一头就扎了进去，停下再听，后边的枪声渐渐变得稀疏起来，两人这才吐了一口长气，瘫坐在地。

接下来的聊天中，越威得知年轻人叫马三，是个跑船的，去过苏杭等南方一些大城市，算得上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，且好交往，朋友多。

越威说：“你既然跑船，怎么还养了头驴？”

马三说：“驴不是我的。”

越威一愣：“那是谁的？”

马三说：“偷的。”

越威又一愣。

马三便把事情来的龙去脉讲了。

马三说：“我家住在沂水城东南一个叫赵王楼的村子，打小父母就没了，我跟我二叔过，后来我二叔跑船去扬州，遇上大风，出了意外，我就接了我二叔的班儿，当舵手。离我们村不远，有个庄家镇，是个码头，镇上有老财主叫庄世旺，开粮行的，很有钱，经常雇我给他运货。庄世旺名字叫世旺，可家里的人丁并不旺，没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叫秀儿。女人嘛，好美，她经常托我从扬州捎一些胭脂粉啥的，一来二往，我俩就好上了，结果这事儿叫庄世旺发现了，狗日的死活不同意我跟秀儿再交往，这还不算，还坑我，扣我一个月的工钱不给，说是我搞了他女儿，这些钱是赔他庄家的损失费，还威胁我，说我敢再纠缠秀儿，他就报官，把我弄到大牢里边去。就这样，我一个月的工钱没了，可思前想后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就趁了个夜黑，把他家驴给偷了出来，原本想着弄到集市上卖掉，抵我的工钱的，却没想到竟遇上了小鬼子。他妈的，狗日的小鬼子更坏，一分钱不给，非把我的驴给牵走，我问他们为啥白牵我的驴，二鬼子的回答能气死你，说天上龙肉，地上驴肉，皇军就好这一口，这就是理由。”

越威说：“这事，我也挺惭愧，没能帮你把驴给牵出来。”

马三说：“一头驴嘛，不提了，能交上你这个朋友，比啥都值。人都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你这么侠肝义胆地救我一命，我得知恩图报，越连长，我不跟你吹牛逼，在沂水方圆几十里，我人脉还行，到哪儿都有咱的朋友，以后你要有啥事需要办了，直接找我就行。”

越威说：“这么一说，我现在还真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”于是把要找春秋书屋孙老板的事讲了。

马三回答得很干脆，说：“越连长，这件事你交给我吧，少则三天，多则五天，我一定给你弄到准信。”

转眼到了第三天头上。

那天，一大早，庙门被人推开，进来的正是马三，令越威等人震惊兴奋的是，马三果然打探到了那个春秋书屋孙老板的下落。

原来，马三有一个哥们叫陈守本，在沂水城小有名气，但这人有个毛病，好赌，有一回抽老千，被对方发现了，非得砍他一只手不可，结果恰好被马三碰上了，就出手救了他。

马三说：“妈的，为这事，我还被人打掉了一颗门牙，从那以后，陈守本就跟我称兄道弟，他后来劝我跟他干，我拒绝了，虽然跑船不是啥好行当，可再怎么着，也是个正当行业，我不愿跟他这号人为伍。陈守本这人还行，知道感恩，虽然我拒绝了他，可隔三差五地还来找我，请我喝酒，还送我东西，他跟我说，啥时候遇到困难了，就找他。我一直没把这话当回事，心说，我他娘的光棍一个，有什么事会求到你啊，反倒是哪天你求我还差不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陈守本在沂水混的年头多了，认识的人的确很多，路子也活。越连长，那天咱俩分手后，当天晚上，我就去找了陈守本，一见面，才发现这狗日的现在身份变了，日本人来了之后，他成了县缉查队的队长，可我不管他什么队长不队长，老子找他，是给他面子。应该说，陈守本这人其实不坏，他说他现在虽然跟了日本人，可他知道自个的老根在哪儿，他给自个儿划了一条底线，就是不祸害老百姓。陈守本听了我的来意，也不隐瞒，他告诉我，那天鬼子对‘春秋书屋’的抓捕行动，他也参与了，他说他从日本人那儿得到情报，说抓的那几个人里

的确有一个大人物，可具体是哪一个，日本人一时也甄别不出来，于是，就交由宪兵队暂时关押起来，现在他们缉查队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人。”

听到这儿，所有人都支楞起耳朵来。

越威问：“这些人现在关在哪儿？”

马三说：“关在城东关一所学校里。国民党退走之后，学校就空了，现在日本人就把它用来关押犯人。陈守本也跟我说了，孙老板那伙人被关在学校东北角一座二层小楼里。出城之前，我去那个地方看了看，院墙很高，上边还有铁丝网，一到晚上，铁丝网还通电，挨着院墙外边是条河，河面很宽，河对岸是片田地，那些种庄稼的老百姓都不敢靠近院墙，前几天有几个孩子在田里玩，挨得院墙近了，结果被墙头上的机枪给打死了。所以想进入学校，只能从大门，可大门口一天到晚有站岗的，手里都端着家伙。”

马三说完了，兄弟们都看越威，那意思是孙老板这人救还是不救？救的话，又如何救？毫无疑义，这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。

越威低着头，没有说话，想了一阵后抬起头，对大贵说：“你去找老吴，让他帮忙弄几根铁钎来。”

晚饭的时候，吴贤达把找到的几根铁钎送来了。

这期间，越威已经做好了安排，除了黑娃带几个兄弟留下看家外，其他人一律参加今天晚上的作战，为了预防意外，越威还让兄弟们都换上了便装。

时间一到，由马三引领，大家借着夜色便上路了。

那晚是个晴天，虽然没有月亮，可繁星满天，光线还好，只是已是深秋，很冷，风也很大，空气中透着一股冬天的味道。两个小时后，兄弟们在一片草丛里潜伏下来。草丛被慢慢拨开的瞬间，越威的眼前呈现出一片泛着冷光的河水，河面很宽，上面升腾着淡淡的薄雾，河的对岸就是关押孙老板等人的那所学校。夜色里，丈把高的院墙黑漆漆地沿河延伸，墙头上的探照灯在来回扫射。

越威四周观察了一阵，发现没有异常，举了举手，兄弟们便开始悄无声息地下河。

河水冰冷刺骨，所有人被冻得牙齿打架，可形势紧迫，只能强忍。